

必要的沉默

6D 莫梓鏗

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，當時我曾經想力陳己見，最後選擇了沉默。我認為沉默是必要的。

十月，正是入秋之時，西風吹來，理應送來一身清爽。然而，在這個季節的香港，卻異常的燥熱。金鐘與旺角擠滿了示威的群眾，他們在保鮮紙的包裹下顯得激動，只怕若有一顆催淚彈忽然爆破便會掀起一輪衝突。可以說，整個香港也陷入了同樣的緊張，全城精神繃緊，無論發生甚麼，哪怕是一顆小石子，也能蕩起滿湖波瀾。

在這樣的氣氛下，我、一心和允行相聚吾廬，本想閒聊解悶，殊不知電視的聲音卻把一心與允行推向了對立面。「可惡的政府！公然置民意不顧，竟然使警犬暴力相待，真是一匹惡狼！」一心是個火爆性子，又剛從金鐘回來，見到螢幕裏有警察怒罵示威者，便感憤怒，青筋暴現，開口罵道。「那些惹是生非的無聊人互相廝殺，真是大快人心——政府啥時候才會出動解放軍清場？真麻煩！」允行不知為何，十分支持政府的一切決定，聽到一心的怒罵，心中不滿，恰巧電視又播映出一個示威者不滿學聯阻止衝擊警方而破口大罵，由是幸災樂禍。一心聞言，當即怒上更怒，火上添油，伸出右手，細數政府多年施政積弊。允行聽後，也伸出右手，漫道政府多年政績功勞。

我坐在一旁，見兩人似有大打出手之意，連忙遞上溫水兩杯，希望藉此平靜二人。其實我也不是沒有立場，更非不存主見。於

此次大事件中，我亦深感痛心。或者我便是那種被喊作有追求而不行動的空談者，一方面我也希望民主的到來，卻不認同如今示威手法的激烈化；一方面我也同情政府被痛罵如斯，卻也不敢苟同其對人民不聞不問的敷衍。現今時局之複雜已非我所料，兩方越趨激動，尤其支持佔中與反對佔中兩派之爭，竟然有流血場面發生。縱然今天示威者仍可保持冷靜，但社會撕裂卻不曾停止。撕裂、撕開的不單是香港社會，也是人情。

面對一心與允行的衝突，我曾想過將我的想法說出來，卻只怕會讓吾盧更添暴亂。他們兩人本已吵得難解難分，難道我的看法可以妙手解連環？不能，得來的只會是三國爭鬥，天下大亂。何況，幾天前我也曾在網絡上遇到過相似的境況——那時網友甲與網友乙在論壇上因佔中是非而爭吵不休，言辭越發尖銳，我實在看不下去，便開腔闡述我的觀點，希望可使其明白人情比政治更重要，結果卻是我變得豬八戒照鏡子，裏外不是人。支持佔中的網友甲譏我為懦夫，反對佔中的網友乙指我為無知。如今，縱口中有千言萬語，心中有無限思緒，卻也不敢張嘴道來。如果力陳己見的後果是痛失佳友二人，我寧願做個啞巴。我選擇了沉默……

一心與允行在飲下溫水後，又展開了激烈的論戰，你來我往，短兵相接，各持己見。沉默的我，像是大海中的一葉孤舟，在洶湧的巨浪中浮沉，卻也未有翻側。

他們還在爭論不休，我卻一直保持着我的沉默。我只能倔強而天真地相信，這是必要的沉默。在兩堆火藥群間，無論任何動靜，就算是一陣西風吹過，也有可能觸動爆炸的火線。若果「碰」

一聲巨響，炸裂的恐怕不只是佔中議題的白熱化，更是廬中三人的情誼。任天外風雨飄搖，廬中情誼也不能改變，我必要的沉默是一個脆弱的天秤，小心翼翼地維持兩邊的平衡。不發一言，也不敢發一言，有時候幾個字、幾句話的威力可比核彈，指的就是現在這一種狀況。天秤的兩側，不可放入任何砝碼。

我是一個懦弱的啞巴。沉默只是我一介凡人在大歷史下的無奈。出生在這個時代的我們，幸運卻又悲哀，見證着歷史車輪的滾動。對於現實會有不一樣的觀點，不過，這不能成為搖動情誼的藉口。十年浩劫已經結束，鮮血告訴我們珍惜。如今人情飽受衝擊，話語可能教人離別，那麼，無奈地，可悲地，我只好沉默，這是必要的。

闌珊的夜晚，明月也沉默觀世。一心與允行已告辭歸去，吾廬因而回歸平靜。打開電視，又近又遠的吶喊和警笛傳入吾廬。泰戈爾說過：「在喧鬧中，我才找回寧靜。」在大時代的變化下，在世人的爭論聲中，我只有做一個沉默的啞巴。